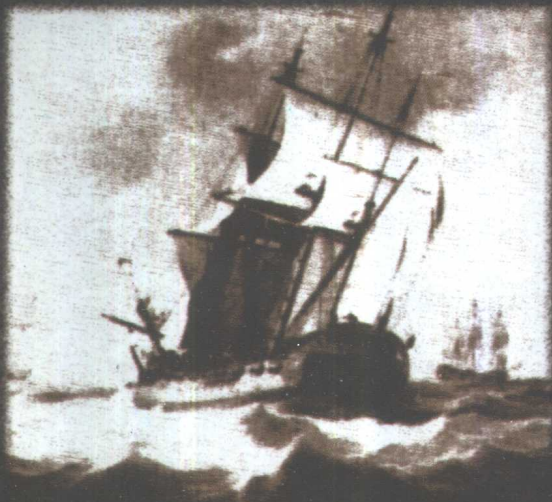




[美]汪荣祖 著

走向世界的挫折

——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



岳麓书社

走向世界 的挫折

——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

(美)汪荣祖 著

岳麓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走向世界的挫折：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 / 汪荣祖著.
湖南：岳麓书社，2000
(海外名家名作丛书)
ISBN 7-80665-016-4

I. 走... II. 汪... III. ①近代史-中国-史料②郭嵩焘-生平事迹 IV. K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60541号

责任编辑 鄢 琨

曾德明

封面设计 胡 颖

走向世界的挫折

——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

汪荣祖 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(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10 号)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衡阳印刷厂印刷

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10.875

字数：270000 印数：1-5000

ISBN 7-80665-016-4

C·176 定价：17.5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

厂址：衡阳市马嘶巷 8 号 邮编：421001

弁 言

这本书写一个人，以及这个人生长的时代。

传记写作必须把传主及其时代密切相连，才能呈现人物的时代面貌。过去的时代进入历史，具有特殊的历史性格，不能光凭新时代的一切去理解，而必须进入旧时代去理解。今人进入旧时代的最大凭藉就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，即史料。史料浩瀚，像浓郁的森林，必须通观全貌，需要整体的了解。但又不能见林不见树，应再由整体去掌握局部。反过来，亦不能见树不见林，大可经由“树”去认识“林”。历史人物的研究应是由“树”见“林”的有效途径。

郭嵩焘这个人物的生长时代，横跨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四朝，包含了十九世纪的大部分。这个世纪的中国，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。西方势力打进来，中国无法抵御。鸦片战争后，门户洞开；太平天国造成空前的政治与社会动荡；英法联军入侵，京师失陷、圆明园焚毁。接着是藩邦琉球、越南、缅甸、朝鲜之先后丧失。三千年的中华帝国遭遇到空前未有的挑战与冲击。从一方面看，那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挑战，坚船利炮的冲击；从另一方面看，则是近代文明向传统社会的挑战与冲击，是世界性的趋向。世界既走向中国，中国势必要走向世界，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却是十分崎岖与艰难。

研究此一极为险恶的危机时代，可从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

化等各种不同角度着手，以深入探讨相关问题。本书则拟从这个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着手，将郭嵩焘的一生放在道、咸、同、光时代中来观察。既由时代展现人物，复由人物印证时代。郭嵩焘在那个时代中并非顶尖人物，他崛起于咸同之际，然而咸同将相如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诸人，声名远过于他。事实上他生既不在咸同将相之列，死亦不得朝廷赐谥。他虽可称为自强运动中的一员健将，与曾国藩、李鸿章、沈葆楨、丁日昌等公私关系均密，亦曾得到恭亲王奕訢、军机大臣文祥，甚至慈禧太后的赏识，但是他的实际贡献不大。原因是他成为那个时代中最具争议性的人物，时代的主流容不了他，他亦不肯随俗浮沉，屡经挫折后，只好投闲置散，壮志不酬，含恨死于长沙。

就争议性而言，郭嵩焘却远远超过时贤；曾、左、李都不能相比。这正反映了他思想的敏锐，以及对西方认识的深切，达到遭忌、遭骂的程度。不过，正由于这份敏锐与深切，他肯定中国必须接受巨变后的现实，以便从改变中求自强。但是当时极大多数的士大夫昧于时势，不知应变，以致盲目拒变。他寡不敌众，只好靠边站，然而他个人的挫折正好象征中国走向世界的挫折。

郭嵩焘对时代的认识，颇具自信，毫不因举世哗笑詬骂而动摇。他于逝世前不久，仍然深信他的见解必获后世的赏识。后世果然证实郭嵩焘的大方向是正确的；再挫折、再艰难，中国还是走向了世界，只是必须付出较高的代价而已。他的敏锐而正确的见解自然受到后世的敬重，民国以后专治外交史，又实际参与外交工作的蒋廷黻，就对郭嵩焘别具青眼，极为钦佩。

我们不禁要假设：如果郭嵩焘真能影响政策，在总理衙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赢得士大夫的支持，领导中国走向世界之路，那么这条路必定会平坦得多、容易得多、代价更要小得多。但是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，以及郭氏的性格，以及孤掌难鸣，

在在使此一假设仅止于假设，真能实现的可能性极其微小。然而郭嵩焘的先知先觉，以及眼光的远大，并不因而失去意义。历史上应发生而未发生的事，仍具有意义，甚至可作为一种历史的教训看待。

郭嵩焘不凡的思想早已见诸其奏稿与文集。不过，这些文字只能透露郭氏“理智世界”的大概。他的已刊诗集虽有助于探讨他的“感情世界”，但浮光掠影渺难捕捉，何况诗集诸篇多无日期，无以追踪其感情的定点。至于他生活面的空白，更似鸿飞冥冥，不留痕迹。是以二百余万字《郭嵩焘日记》的发现与出版，犹如宝藏的出土，既充实了郭之“感情世界”，又能填补其生活面的空白。笔者亦因而动了撰写此稿的念头，希望能充分利用此一难得的史料追踪其足迹，重建郭氏的一生。尝试将其生活（起居、旅行、应酬）、思想（对时务与洋务的认识）与感情（在朝在野的喜怒哀乐）的“三度空间”，建筑于道咸同光的时代与环境之中。

此一书稿时作时辍，有时一辍半年，笔者尤感谢周一良教授的鼓励与催促，不曾半途而废。今幸能完稿，回首秉笔草此，已三易寒暑矣。附长律一首记感：

遥望云天故国在，深寻旧梦素心存。
惊涛拍岸千堆雪，激浪扬声大海门。
欲挽狂澜重有志，待看折戟已无痕。
百余岁月轻轻过，未尽哀愁犹自喧。

汪荣祖

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廿五日时居维州柏堡



郭嵩焘的铜版画像

之祀樂正重讚蓋以蒼之靈也
及蓋贊於禹伊陟贊於巫咸并
繼言以明事嗟歎以助宿以漢

置鴻臚以品社志贊即古之遺詔也
遷史固書託贊褒貶約文以控諫
頌省以論宿

郭 若 至

原夫頌性典雅必清
晨敷守心賦而不入
華侈之區敬慎
以銘而果夫規戒之域
揄

揚以蕤藻汪洋以
樹儀唯纖曲巧
波與情而美乎大
神所庶如新而已
鑽者明也若虞舜



Madame Kwoh (wife of
the first Chinese minister
in London)

[郭夫人 (中国第一任驻
伦敦公使的妻子)]

MADAME KWOH (WIFE OF THE FIRST CHINESE MINISTER)



《王池老人自述》卷首木刻像

王池先生遺像

走向世界的挫折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|
| 1 | 第一章 | 湘阴郭家的龄儿 |
| 6 | 第二章 | 亲身体验鸦片战争 |
| 14 | 第三章 | 与太平军作战 |
| 23 | 第四章 | 咸丰五年的江南之旅 |
| 31 | 第五章 | 郭翰林在北京 |
| 44 | 第六章 | 巡访津沽鲁东 |
| 62 | 第七章 | 黯然南归惊闻国变 |
| 77 | 第八章 | 应李鸿章之请赴沪任职 |
| 84 | 第九章 | 到广东去当巡抚 |
| 97 | 第十章 | 粤东攻防与左郭交恶 |
| 113 | 第十一章 | 荔湾话别前后 |
| 122 | 第十二章 | 寒波塘山居 |
| 132 | 第十三章 | 伤逝 |
| 142 | 第十四章 | 城南书院 |
| 147 | 第十五章 | 海疆多事奉诏入京 |
| 158 | 第十六章 | 重游京师与新任命 |
| 166 | 第十七章 | 出使前的波折 |

-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-----|
| 172 | 第十八章 | 郭大人出洋 |
| 177 | 第十九章 | 首任驻英法公使 |
| 196 | 第二十章 | 置身西欧文明 |
| 212 | 第二十一章 | 激赏严又陵 |
| 223 | 第二十二章 | 坚决请辞的底蕴 |
| 244 | 第二十三章 | 辞行 观光 归程 |
| 256 | 第二十四章 | 初返春申追诉申报 |
| 262 | 第二十五章 | 自沪返湘不愿北上 |
| 267 | 第二十六章 | 定居省城长沙 |
| 280 | 第二十七章 | 不忍不谈洋务 |
| 305 | 第二十八章 | 晚年心境 |
| 320 | 第二十九章 | 走向世界的挫折 |
| 328 | | 参考书目 |

第一章 湘阴郭家的龄儿

郭嵩焘是湖南湘阴人，先世可追溯到南唐广国公郭暉，原居江西吉安。元末大乱，郭氏先祖迁避广东，直到明代万历年间，才定居湖南湘阴。再九传而生嵩焘。湘阴郭氏确实是老湖南人了。

湘阴古称岳阳，在洞庭湖之南，长沙之北。清朝的湘阴县即属于长沙府，位于府北一百二十里，无城墙，有三个小镇，即营田镇、萧婆镇，与大荆镇。县北七十里有玉笋山，汨水西流经此，与罗水合流，形成屈潭，亦称罗渊，或汨罗江，就是屈原放逐后自沉之处。县东六十里有玉池山，峰插天表，上有浴丹池，俗称玉池。郭嵩焘晚年自号玉池老人，即因曾避乱于玉池山之故。

湘阴的交通称便，自古有驿站。湘江即在县西，北可经青草湖入洞庭，南经湘江入长沙，郭嵩焘常往省城，即由水路往来。湘江的支流颇多，如后江、锡江、魁楼江等都在附近，县之南二十里有恋藤港、杨子港，可在此登舟。

郭嵩焘于嘉庆二十三年（公元一八一八），三月初七日（阳历四月十一日），出生在湘阴县之西，湘江之畔的郭宅，乳名叫龄儿，学名先杞，后来才改为嵩焘，字伯琛，号筠仙，或作云仙、筠轩、仁先。他的父亲名家彪字春坊，是一位好好先生，喜欢帮人忙，但自己一生碌碌无作为；喜欢中医，收集了许多药

方，替人看病，勉强可以说是一位儒医。他的母亲姓张，是长沙一位读书人张鹏振的女儿，是一位典型的传统妇女，很守旧礼法，很重视儿子读书。他的祖父名括矩，是一个豪爽慷慨的湖南人，有人来借钱，几乎有求必应，也许是因他生在有钱人家，对金钱并不在乎。郭嵩焘的曾祖父郭熊，号望湖，善于积蓄，成为当地的首富。但郭嵩焘出生时家道已不富裕，甚至不能维持小康。嵩焘有二个弟弟：昆焘，比他小五岁；仑焘，比他小九岁，都有声于时。

郭嵩焘从小在家读书，到十一岁才出而从师，时为道光九年（公元一八二九）。他的第一位老师是李选臣，邻县善化人，是他父亲的好朋友，当时人所谓“易子以教”。李老师人很和善，但教书很严格，显然是一位遵奉“严师出高徒”信念的好老师。这位老师庸碌一生，却师因生显。当郭嵩焘于同治三年当上广东巡抚时，李老师甚感荣耀，希望他的得意弟子能写一文，记其生平。郭嵩焘果然写了《李选臣先生七十寿序》^①，使这位老师，有所闻于世。

当时年轻的读书人，一心一意想考科举。要想考取，便要能写“时文”（即八股文）。郭嵩焘亦不例外。近世人们大诟八股，与小脚同斥之。不过，八股虽然无用，想通其义法，写得精彩，并不容易，还需要多读书、多下苦功。郭嵩焘学作科举文两年不得要领，最后得到伯父家瑞（号雪舫）的指点，始大大地醒悟，自此才通晓时文的义法，这时他虚岁仅十四。

郭嵩焘自小读书既聪明又肯用功，更受到家人的鼓励。道光十一年（公元一八三一）起湘阴连遭大水，坏了稼穡，收不到田租，郭家有时甚至开不出饭来，但郭嵩焘的学业未曾中断，二、

^① 见《养知书屋文集》卷一四，页23—24。

三年后，他又进了湘阴县的仰高书院，作一些“恶补”后，于道光十五年（公元一八三五）与弟弟昆焘一起补上博士弟子员，亦即是当上生员，爬上科举梯层的最初阶，同年又应恩科乡试，结果落第。

郭嵩焘没有考取，先结了婚。新郎虚龄十八岁，新娘小一岁，姓陈名隆瑞，当地人陈兴垵的女儿。陈、郭二家住得很近，互相通婚，当然是奉父母之命。陈家原将大女儿许配给他，不幸死了，才将小女儿隆瑞嫁他。他对先结婚再谈恋爱的妻子很满意。她曾跟着他在外长途旅行数千里，为他生了一男三女。咸丰十一年（公元一八六一）生幼女时死亡，得年仅四十三岁^①。

郭嵩焘结婚后，继续读书，以便应试，他有一位相互激励的好同学，姓吴名英樾号西乔，两人各自闭门读书，勤研精思，然后拿出文章来，看谁写得好，以致各自精进，后来两人都先后中了进士^②。

道光十五年（公元一八三五），郭嵩焘考中秀才后，到长沙进著名的岳麓书院，并准备在省城应考。岳麓书院初建于北宋，至明清而极盛，成为湘学的重镇。就在游学岳麓时，他认识了刘蓉。蓉字孟容，号霞仙，湖南湘乡人，是一位爱好程朱理学的学者，虽有经世之志，但对科举并不热中，而性情开朗诚恳，一无隐饰，故与郭嵩焘一见而成莫逆之交，并把甚谈得来的小同乡曾国藩介绍给他。

当时曾国藩在京师会试不第回长沙。曾、郭、刘三人便在省城客栈相聚畅叙，达五旬之久。三人后来都一直怀念此一难忘的

① 《养知书屋文集》卷二四，页16—17。

② 同上，卷七，页23—24。

初会，时为道光十六年（公元一八三六）的六月^①。四十五年后，郭嵩焘临终时在枕上所作的几首诗之一，就是怀念此会：

及见曾刘岁丙申，笑谈都与圣贤邻；
两公名业各千古，孤负江湖老病身。^②

翌年年初，三人又在长沙重晤，适逢鸟语花香的春天，良辰美景，交杯酬咏，雅志互期，孤芳自赏、友朋之乐，大有盛会难再之感。当时郭嵩焘二十岁，刘蓉二十二岁，曾国藩二十七岁，都在青壮盛年，自然都有“少年不知世事艰，中原北望气如山”的气概！

郭嵩焘此来长沙省城，主要为应丁酉乡试，乡试分三场，分别于八月初九、十二、十五日举行。半个月后放榜，他中了举人，名列第二十四，与他争胜的吴英樾同列此榜，同榜的还有江忠源（岷樵），后来成为江忠烈公。郭嵩焘未满二十岁就中了举人，并结识了不少豪杰之士，自是意气风发。暮年回忆，犹记此时“已晓然知有名节之说，薄视人世功名富贵，而求所以自立”^③。

中了举人之后，下一步就是入京会试。同年十月，他就前往北京；第二年三月就应考，没有中式。他的好友曾国藩却于此年中了三甲第三十八名进士。他还年轻，何况第一次会试失败，更算不了什么，他暂时留在京城，刘蓉没有同来，但他另外结交了不少同来应考的湖南人，相互以文章与气节相激励，后来同光将相果然很多湖南人。楚人风会之大，果然得邦人敬礼。是年秋天，郭嵩焘才离京返乡，与曾国藩等同行，途经湖北安陆时，遇

① 《郭嵩焘先生年谱》页13—14。

② 《养知书屋诗集》，卷一五，页16。

③ 《玉池老人自叙》，页34。

到大风，吹翻了许多小船，唯独郭、曾两人所乘之舟，安然无恙，曾国藩特在日记中记下此事^①。当时人难免迷信，这种迷信对曾、郭而言，必有吉人天相、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感受。

道光十九年（公元一八三九）年底，郭嵩焘与曾国藩在长沙聚首，再度北上赴京，准备应试，曾氏有“郭生随我行，再踏长安雪”之句^②。北上的路线是由长沙到汉口，入河南省经罗山、开封，北入京师。刘蓉仍然没有同行，因他已专心学问，无意于科举，以“静其心以察天下之变，精其心以穷天下之理，息其心以验消长之机”^③自勉，显然已与曾、郭追求功名的志趣有异。

郭嵩焘与曾国藩到达北京时已过了新年，照例三月间会试。离家前，双亲担心他旅途的安全，倚闾暗泣，安慰他不要计较录取与否，早日归来，但他夙存功名之心，不能为儿女私情所夺^④，可见他是立定志向要中式的，可惜再度落第。此次在京，三十岁的曾国藩突然得了急病，几乎不治，幸得郭嵩焘与欧阳兆熊二人的看护，逐渐痊愈，后来国藩寄诗给嵩焘，有“一病多劳勤护惜，嗟君此别太匆匆”^⑤之句，即记此事。

“此别太匆匆”乃指曾国藩刚病愈，郭嵩焘即已应浙江学政罗文俊之聘，匆匆南下赴任。郭家此时家道已经不康，既然会试再度失败，只有先找个职业再说。到浙江去，却正好碰上鸦片战争，使他接触到西方，认识到洋务，开拓了眼界，逐渐成为旧时代中的一个新人物。

① 见《曾文正公手书记》，册二六，同治五年七月十五日条。

② 见《曾文正公诗集》，页5—6。

③ 刘蓉，《养晦堂文集》，卷三，页17。

④ 参阅《养知书屋诗集》，卷一，页7。

⑤ 《曾文正公诗集》，页65—66。